

四  
書  
續  
談

讀書非考辨之難考

聖言有所發明之難

為世詒病閩百詩論稍醇實四書釋地  
海內翕然宗之顧其書主考地間及書  
義仍多未合如論古人不徒琴曾點侍  
坐鼓瑟時心歌師弟言志而旁以聲

亂之有是理乎子路宿石門為夫子出  
遊遣歸視家孟子遵海濱而處海濱  
即王者以教不到非讀書人語以齊人  
伐燕孟子史記不合欲強移十年湊  
合不知闢疑而力詆孟獻子為權奸其不  
畜聚歛邀結民心同陳氏厚施大學不過

節取其言即西河狂背不至此讀孔孟書  
在深求聖賢本旨而會其理之所歸成  
見所不執尤不容用其私見學博成君  
先有四書偶談之刻行海內已三四十年  
茲復為續談益讀書多則疑生日究心  
於聖賢則新意日出要所創獲茲前

人未發仍於涵泳大文得之引述經書  
亦灼見得失而斷之以理議論不必曲附  
紫陽而未始有西河百詩專事博辨  
矜己爭勝之失內編不離集注外編  
自為說猶前例噫其心之虛而書之慎  
也歟

嘉慶己卯六月愚弟陳中孚頓首拜撰

自叙

余讀書頭白愈讀而疑愈甚衛輒拒父  
三綱絕矣夫子屢至受其公養弟子六  
不禁往仕陳蔡危亡之國夫子何取往反  
其地且在陳數年治魯三月當有文武寔  
政一番大作用僅見墮都出甲究竟郈終  
於未墮子路之死算不得勇又算不得忠

不得其死子先料之何故聽之武王未受  
命邑姜元后歲數當不甚懸果太公女  
歸周時太公已老安得此少女為世子配  
武王亦不宜遲至此始婚以云繼配先配又  
誰夷齊讓國王德何減太伯而孔孟言夷  
齊凡十餘處無一語及讓國豈事近好名  
不足稱耶抑本無其事耶去聖已遠書



又燔於秦火聖賢事蹟皆傳聞而非實  
見左傳史記所載都不類於聖人家語  
孔叢子等偽書益無論已馬鄭解論語  
多不可曉前此如張禹孔光更不知何說  
尚瞽師曰白素何如曰徧然黑何若曰黓  
然極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學者之於聖  
人猶瞽者也其於徧然黓然意揣之耳

豈真知黑白哉侏儒問徑天高於脩人曰  
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聖人一天也孰知  
其高取證於史傳先我以為脩人差近  
矣自天視之其去侏儒也幾何不知則疑  
疑則思問而向於何聞惟日就所讀書悉  
之熟之往之復之叩心而求之忽若有得而  
疑以釋忽又疑生而向之非所得展轉於

中不能自默此余既有偶談而又有續談  
特以其疑為天下獻必有能破我癥結者  
不然此四書者童而習之者也而又煩予之  
曉不已哉

嘉慶己卯六月七十八老人鶴泉成學標  
書於四明月湖書院

參校及門姓氏

徐錫堯

敬夫

鄞縣

史義任

慶隱

鄞縣

周址

配基

鄞縣

范紳

垂仲

鄞縣

陳彰烈

啓人

鄞縣

黃如憲

朝謨

黃巖

袁杰

蕙塘

鄞縣

孫漆

之膠

鄞縣

瞿璿

英白

華亭

虞士喬

式南

慈谿

陳沂

曾浴

鄞縣

范續

嬰叔

鄞縣

洪寅

可如

鄞縣

張晟

性奔

鄞縣

何蘭洲

九宛

鄞縣

林鳳翰

鳴岡

鄞縣

周椿

靈一

鎮海

吳傳錯

美三

鄞縣

周官

東溪

永嘉

鍾棠

沛園

鄞縣

李飛英

雲照

黃巖

周肇璜

守澄

臨海

趙九杠

枚林

鄞縣

張景豪

兩亭

鄞縣

鄭清長

季馨

吳縣

張壹

芙蓉

鄞縣

李世漢

水初

鄞縣

陶莢

甍軒

鄞縣

胡宋俠

是同

鎮海

唐濟

雲帆

蘭溪

袁筠

文亭

鄞縣

顏基

禮約

鄞縣

周珪

品塘

臨海

朱衡

允鑿

玉環

董鏞

薇雪

嵒縣

王祖焯

蔣巖

浦江

蔣焜

洪園

錢塘

周翰

瑞溪

臨海

黃明膚

位堂

象山

劉燦

星若

鎮海

姚德綸

芸軒

莫際

毛化成

鶴峰

太平

呂鎔

名觀

鄞縣

金培林

研山

鄞縣

張嶙

翰齋

鄞縣

戴德英

星若

鄞縣

盛炳

象中

鄞縣

吳維新

觀瀾

鄞縣

章旭

瀛士

寧海

戴溥

文如

仁和

陳永清

心秋

天台

李霞房

東麓

太平

樂原納

景韶

鎮海

張璇

伯璣

奉化

紀名魁

士瀛

鄞縣

李丙照

昌煜

鄞縣

王允冲

兆嘉

鄞縣

水梁

二霖

鄞縣

史積誥

鳳章

鄞縣

趙九楨

寶樹

鄞縣

秦廷俞

賡唐

鄞縣

顧啓聖

雪樵

鄞縣

李淮

友江

鄞縣

陳世炯

癡生

鄞縣

陳斯權

與可

鄞縣

曹權之

介堂

鄞縣

凌文彪

伯頃

鄞縣

邵棠

葦庭

鄞縣

邱大櫟

梯青

鄞縣

錢如蓮

北荷

鄞縣

李廣瑄

偉人

鄞縣

鄔汝鯤

廣千

奉化

郁本燮

元度

鄞縣

范邦柱

玉庭

鄞縣

章斐

竹筠

鄞縣

董九江

水香

鄞縣

應渠

荆水

鄞縣

張其慎

允恭

鄞縣

四書續談內編上

太平成學標翰芳輯

學而章

學以爲君子而已悅樂不間何愠之有首節見聖人憤  
樂相尋次節諸賢侍側子樂三節爲不怨不尤俱夫子  
即身示教義極正大章法自然不在三不亦作一例爲  
前編增一解

其爲人也章

有子以世犯上作亂者累累君子病之法禁刑威人卒



不改成一不仁之天下孰是其為仁者由不明本治也  
試音世人有孝弟者斷無此犯亂事便知本治所在以  
孝弟率之孝弟化之本立道生天良共發天下安有不  
仁者其為人也其字及犯上作亂二者字皆就天下人  
舉示君子亦指主治立教者大學上老老而民興孝孟  
子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平皆此章注脚 君子務本本字對下仁字看又即  
下句道字如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本末是一路上稟論  
先後近遠不論小大精粗君子有天地民物之責何一  
不當務却有本在對面說壞豈仁不當為耶

為人謀句

儒者不與外事。此必宜為謀之人。伐國不問。仁人定亦事所應謀。就已而謀。固以忠持也。進取為示所向。紛難為決所疑。盡己是忠。視人如己。即恕。

敬事而信三句

信。主令於民者言。愛人泛說。每句皆然。宜指慎刑省民財。重民命。惜民力。皆政之大。使民不止菟菑獮豸。

汎愛衆二句

少年豈令汎交衆。即就傅同學。仁則其中質性之厚者。賢賢易色。四句。

此賢是名望過人。行事異衆。賢賢為欽重。愛慕俱不在學問上說。不然。尊師取友。尚謂未學耶。甘食悅色。人之

情如好好色可悅目皆是不定女色大抵此四句用心在賢與君父朋友均是一片至性激發無所慕效易色由旁人見得如此己不知也餘亦然斷語在下四句尚是序。

君子不重節

此節重敬而則字層遞而下明不重之弊相因而至先揭學字反似重下層看深固字并涉到忠信。

慎終追遠

檀弓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殮於戶內大殮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坊記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餘同檀弓追遠連慎

終言是一串事。親之終即遠之始也。不能不遠者勢不  
忍其遠者心。反哭練榘皆所以致其遠之之誠。不待後  
來霜露之感也。講家皆不知有喪事即遠之義。

### 求之與

外臣初至欲有効於人國。不知其政得失緩急。是虛來  
此邦。向人訪問。或見君陳請。皆所謂求子禽固。不謂有  
諂媚也。聖門識見有高下。說來仍自有體。

### 父在章

重在第二句。三年無改。即父沒之行也。三年無改。終身  
不改。可知云。三年者。父沒居喪之制也。雖非賢父。無不  
訓子以義。况明白父之道。豈可不守。父沒之。父人子欲

有所自見或見時勢異先便不能無改今三年如一日是父沒如未沒也添出如其當改何待三年及欲改緩至三年之後於大文父之道先抹煞且語待幹全則如言繼志述事豈無有志之非事之失不當繼述者乎父在句只引起次句不必深論

### 禮之用章

和節皆活字非呆字泥定一節說和一節說節則大文何以不言無節云不以禮節耶蓋貴有和者知所用也不以禮節者不知所用也和者不迫促能節以禮也知和而和者涉流蕩不以禮節也是以君子貴知用禮禮本天理人情體用一源和即在嚴中非體嚴而用和

禮之本和推原言之和為貴嚴非所貴重用而輕體說  
不去矣由字上根用字下起行字斯為美明其貴也先  
王之道即禮不必又於禮外推出道来和為貴禮如  
是也知和而和則於禮外求和禮意全失故當以禮節  
之使其知禮之和不失之嚴不失之泰所以用之為貴  
仍是繳足上節說成以嚴節之非以禮節之又分上節  
和下節嚴更非惟以禮節故和不以禮節則似和非  
和用是此章眼目節尤用字骨幹

為政以德章

以德對居所只是不動政者動機不動則靜象未嘗不  
為而不見為之迹德握其樞耳眾星之共所謂不動而

變南面而治。位在北辰。以譬君位。有星無星。非所論。聖人爲萬世君人立教。不成開口便道。至人無爲。以德兼安。勉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德立乎政之先。貫乎政之內。以字方不空。

詩三百章

詩固緣思而作。然玩注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則並不就作詩者言。思即性情之發。注以性情代思字。正緣此。恐人悞解也。貞淫正變之別。焉得無邪。並錄教人。一勸一懲。同使人歸於正。則詩之爲用耳。慎思讀詩。尤非章意。就三百中。揭出一言。本與詩無與。得此使聖賢以詩垂教之旨。萬世若揭。逐章逐句求之。言愈

多而無益也。曰字提示不容畧過。

道之以政章

由政刑而德禮治道一層進一層得效自一步深一步兩節遞講道政齊刑皆新民之事德禮則新民之止至善也餘見前編

七十而從心節

聖人安得矩外另有欲亦無不踰外更有從下三字以證明上句所欲何矩是也不踰見心之從從容而中懸說從心所欲便非

孟懿子章

言及葬祭問當在僖子沒後其母泉邱人女僖子使助



遠氏之遜者或借嫡存懿子於所出不無過奉故又有生事以禮語

吾與回言章

私是藏脩之地如今書室對講坐為私非師友不到處考驗學問為師之事非他人不省獨省回若不能遽信者發是就所言用功或見之論著或省時論答了了雖亦微之作止距與言不欠未遽應事接物偏主力行疑不然也或解私作隱微慎獨則意之乍萌未便是行獨知獨覺發不發於何省之首句與言及中間退省特紀先後異時耳

視其所以三句

此三句文王官人之所記也。本載周書中。大戴采出之。  
多見關殆

殆字頗難解。凡好立同異。輕視生死。任性而偏。處已過。  
峻。經傳中所載如鷲拳兵諫。宋公立姪。逐子伯姬待傅。  
衛急。兄弟爭死。尾生抱柱。而沒。皆過分之事。即不得禍。  
非心所安。又不能全說他不是。所以置闕。

大車無輓二句

車轅一大車二輓。輓在其端。以為用力之地。車輓二大  
車一輓。輓在輓上。貫轡使牛不出。小車之輓即轅。一轅  
而兩服馬。駕於外。與大車之二轅牛在其中者。別轅前  
為頭。以持衡。衡上平而輓下曲。衡上有采。以為飾。輓下

有環以貫轡，衡在軛上，軛在衡下。軛，轅前橫木，或說即衡也。輿後橫木曰軛，式前橫木曰軛，軼前橫木曰衡。軼，身自軛前微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鈞之軼縱而若梁鈞，衡處謂之軛木，即軼之頸。一曰軛，即衡別名。

以雍徹

周官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並不言所歌何詩。小雅徹在鼓鐘送尸之後，止及諸宰君婦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疑正祭之詩，非徹時所用。徹者，歌雍。朱子本漢儒之注，別無所據，總之胡亂僭用，不必天子祭廟始以雍徹。

林放問禮之本

觀下所答本字不必深說，只言古人禮不空設，制一禮。

必有其禮之自起。

君子無所爭章

君子先概言後證實不專在一人說其爭也三字宜坐實勝負所在不爭是甘居人下失古人序賢勸能之意然始終以揖讓行之勝者不驕負者不怨說不得他不爭又說不得爭爭者小人之事在君子到底君子無所爭只消一語繳足專歸到首句殊失語妙

或問禘之說章

同一禘或言時祭或言大祭言時祭者據王制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而周官祠禴嘗烝與小雅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合四祭皆無禘與時祭大祭當別名不

耳亦稱禘其謂大祭者大傳云不王不禘緯書三年而一禘五年而一禘若然中庸何與嘗並稱春秋且累書不已私以祭非一名亦無大別第禘順陽氣有發爵賜服之事魯人喜之故每舉稱禘如烝嘗亦宜歲舉終春秋止嘗一見烝二見禘祠並無之豈其不舉即禘是循其常爲時祭盛其禮卽爲大祭而亦不定名禘春秋或書有事或書大事注者均以禘解之禘非大祭之定名可知矣其祭一廟無羣廟亦非有一定如禘爲重祭而又有時禘此豈闕名之輕重乎中庸明乎禘嘗之義云云與此一例禮意深遠禘嘗皆然特因問禘言禘不必定五年一舉之祭爲難知也至禘始祖所自出以始祖

配之及禘祫大小成王無賜魯重祭事前人論之已詳  
明曰不知也必詳考典制推論仁孝誠敬之本則知  
又孰過於此兩章一嘆誠意之衰一言禮意深遠魯  
禘非禮俱非所論

獲罪於天

天雖以理言然百神所受命正指其監覲不爽臨下有  
赫者言於小人尤警功

周監於二代章

二代未嘗不文周監之乃極其盛若周末無事不苟簡  
則文之衰矣其所謂文非文也故未子思從周 郁本  
字為穢有文章也

鄉人

左傳襄十年，聊人紇注，正義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為某人。本杜文十五年，卜人以告注，卜邑大夫與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之稱，新築人同例。鄆即聊，亦作陬，在魯南近郊，有莖城，孔子還轅所息也。

夏后氏以松四句

曰字專為以栗作解。夏殷松柏特為周栗作引原，置不解松之為容柏之為迫，豈容添說。

有反坫二句

反之義為覆賓主飲畢，舉爵覆於坫上，非先取爵於坫反歸其處。明堂位反坫出尊，坫所在稍出尊前，泥一反。

一出殊失其解。又與崇圻疏屏並稱天子廟飾。蓋因朝覲時有宴享特設此圻廟中。備反爵之用。非行饗其圻。仍存故爲廟飾之一。大夫無兩君好會。安得室制有此。所以與臺門旅樹同譏。誤認臨時築設。并撰出齊伯諸侯必私覲管仲。仲饗之家。儼然兩君。何尚論反圻有無。謬妄莫甚於此。

### 儀封人

向據周禮證封人與守土不同。然春秋官職不盡如周制。觀祭仲稱祭封人。又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似不皆下位。封人或無守儀。或儀其采邑。

### 木鐸



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夏書道人以木鐸狗於路則用之野總之以警衆

謂武

今詩以於皇武王一篇為武煌煌九奏無聲歌止一章七句之理宣十二年楚子言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者定俞功曰卒章非詩之全可知又述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即今賚一章六句又言武有七德疑詩有七篇酌桓賚般均為武後人亂其次并失其全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言樂曰聲淫及商何也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當時已患失傳况後儒編次哉樂記出漢人所云發揚蹈厲及病不得其衆皆由夫子未盡善之辭附

曾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觀周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蓋極贊其美善，其未盡善非夫子莫能識。

仁者安仁二句

對止處境安字不須深看。仁不仁上下相對。仁知不分。二人特就仁更推其知耳。利順也。利於所往莫非仁也。於靜見仁之安，於動見知之利。日處約樂之中，但見仁不見約樂，斯大異於不仁者耳。他處仁知分德性安勉，此不必。

造次

即在傳隱四年注草次之期，謂旅處野間造草字通就。

本字解則造為趨造之造次為次舍之次即行止二字無適也三句

一意於行以行為義一意於不行以不行為義皆自附於君子欲近而反遠欲合而反離者也

小人懷惠

易於寬說與上懷刑欠針對感知已而以身殉戀私恩而忘禍及如聶政之於嚴仲子蔡邕之於董卓俱是放不過惠字

不患無位二句

常說要人看位輕聖人却要人看位重位之字从人立也無才立不上無節立不住無所倚傍不為俯仰乃確

見能立立德立功。倘不是本文正面。上句跌起下句。非為干祿者下疑。

公治長

左傳襄二十九年有公治憾季氏之欺不取其邑以冕服為非德賞蓋志節之士魯語作季治韋昭注季氏之族公治當是字非名後以字為氏然則長亦魯宗

以其兄之子妻之

為孔子異母兄孟皮之女見檀弓者孟皮有子曰蔑聖父娶施氏生九女夫子有婦之喪蓋九女之一又有孔琬常侍左右記言亦子姓之屬

賜也何如章

何如一問自恐無成再問何器慮所成之小總見賢者  
虛心深自考驗胡璉非誇許之示以成就可觀用是益  
進不可自餒貴重不容自襲華美更難自晦雖言外  
之意亦當知一自考所長一極口稱許聖賢有此教學  
乎。

瑚璉也

再細思瑚璉即簠簋異名三禮圖受俱一升瑚如簋而  
平下璉如簠而下銳蓋亦木為之說文有槌無璉明堂  
位四璉陸氏本作連瑚經書或即用胡今字皆从玉俗  
本所改注云飾以玉不云全是玉然則即貴重華美其  
為貴重華美幾何蓋言其為廟堂用猶云廊廟才耳不

專在器形質論。

子使漆雕章

謂開才可仕。不屑小成。夫子悅其志篤而大。若出意外。真夢語也。子之使開以學。無體用明德當新民。成已須成物。欲其求仕之理。非有官可做。使做也。開言新民成物。正求其理。苦於未信。非置仕度外。子喜其不負所期。三句乃一串事。斯之信。大小皆宜。未信。何一而可。說成師弟各向。如不相知者。又分才與志不同。甚非所取。

千室之邑三句

就所聚居。徵邑之大。所統人民。土田之多。宰治不易。若向千室考求。則今大村落。猶數倍之。百乘亦就采入明。

四書集註  
卷一  
三  
為大家奉君率下無庇家事。俱室老之責。不在百乘計。算否則仍是治賦兼說則可。周官無邑亦無邑宰。主其事即宰上外宰下內宰。

汝與回也章

夫子只問學之所得孰淺孰深。不講到品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就數論多寡。確是兩下比較。判然處。聞一知十。講到貫通於事徹首徹尾明白。則止了。得一事始終。反不及賜之知二。又如賜未能自首至尾明白。并算不得知一。何有知二。始終直看。彼此橫看。說最誤人。只在數上論。知之有多寡。學之異淺深也。

我不欲人章

亦欲無三字中有多少強制多少做照在，非所及已顯  
然言下。

孔文子章

文王周公之文皆真學問，論學問即德行在其中。文子  
素行何一，是此中人，亦不能博雅善文辭，所以有何  
以謂文之問。無論學之淺深，問之宜否，但即其敏好  
不恥觀之，與士大夫驕矜粗戾氣象無一毫儒雅者相  
懸，以故得謚為文於文子生平，自不相碍。擢重學問者  
失之。當日太史定謚羣臣集議，既不欲加之，以惡又  
別無可美文字，殆費斟酌，衆論翕服。一字為謚，原該  
不得生平就一節得其似，亦美惡不嫌同辭。



子謂子產章

行已事上不關國之大小時之盛衰此章論人品不論  
治道救時風世俱非正論恭字粘行已本身說接物謙  
遜推言事上不專君上卿執政居已之上又小國之卿  
當大國大夫韓宣趙孟皆爲上也惠字根養來有實政  
在卑說猛以濟寬失之左傳子產爲穆公孫史記以  
爲成公少子不知成公亦穆公孫子產自簡元年見傳  
史記卒於聲公五年爲魯定十四年在朝安得七十年  
之久當依傳卒於魯昭二十年歷相簡定獻聲非核實  
之言

臧文仲居蔡

春官龜人凡取龜攻龜入於龜室龜室何橫是也橫是  
器故春秋傳曰作虛器山節藻梲以為橫飾注藏龜正  
指橫言其藏橫之室可推見

命尹子文節

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寧不是仁只就其念念有君何敢  
懷喜怒計新舊立論見得忠處要只是盡心所事若微  
箕之忠何仁如之舊命尹根已字稼書先生謂政是子  
文自謂然先乎子文者莫非舊有得有失以告即是不  
分物我專就自身說轉滯當無之 三仕猶云三任仕  
已俱指命尹言非子文一已即放廢田野不令在朝三  
字宜活看只是一人之身用否不定必求子文一身實

事則柳下三黜，秦伯三讓，安得經書皆確有實證耶。

### 陳文子節

傳言慶氏將作難，文子謂子吾其何得，又以所得之木屬子慎守，其不能脫然於十乘可見清只善其不污於亂。王充言猶吾大夫高子也，蓋魯論崔或作高，崔邑名非氏，疑即高之別。

### 季文子章

夫子所論皆非同時，何於文子三思獨著子聞之三，字誰言而誰傳之，其出於季氏當日侈張其祖藉以自掩，不能有為之過顯然，子以思不過再必思之不已，將無事可行矣。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未有可不計成敗者。

思理不厭詳，思事不容過。殆非遺理之言。

與朋友共二句

朋友均得用之，非一人也。用之多，做所固然，做而後見得共，無憾。見得真與共，下句足上句。粘一朋友說非是朋友信之。

非老非少，皆朋輩也。信之盡天下朋輩，以誠乎矣。老少既寬說朋友，亦不得執。若同志同道之人，夫子有不信而待志乎與朋友共，亦如是看。

季氏使閔章

閔子非絕意仕進，弄義不臣。季氏費經累叛，遽難更化。執政者徒欲藉已鎮撫，實非能用已之人，故其辭婉而

意決觀私論長府未嘗不留心國是而家語載閔子為  
費宰問政事則王肅偽書原不足信痛詆季氏以仕權  
門為辱何以處由求諸賢

在陋巷

巷非即屋有違巷鄭風傳里塗是也有窮巷爾雅孫注  
舍後道是也廣雅閭謂之術術即巷荀子儒效篇儒者  
隱居窮閭即窮巷此與飯蔬飲水衣敝緼袍一例皆  
假設之辭不必實事

將入門

軍出有人於門望其出軍入有人於門望其入獨言之  
反是敗軍先入之反獨後時必有於門誇其殿者故之

反云云。非於此時尚故作徘徊將入門。由門上人見之。記者叙之如此。考據家皆以此役傳有師次於雩門之外。右師從之語。入門為雩門。又以為稷門異名。按稷門魯城正南門。僖公高之。又名南高門。齊女樂文駟陳於魯南高門。即此雩門。則南城之西門。西臨雩水。公子偃自此竊出。犯宋師。沂水出尼山西北。亦經此門外。舞雩在焉。安得混而為一。又此役齊人及魯為今濟南府之長清縣。戰日。右師奔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泗為魯城北水。齊之來及禦之俱在城北。師入宜亦在北門。不宜轉繞至南門而入之。反所入宜是爭門。一名淨門。有池在焉。其郭即子駒之門。長狄僑如埋首。

處有池。因須鞭馬而過。馬見水則畏也。然則師次雲門。何曰傳上明云。冉求以武城三百人為已。徒卒武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軍自南來。故須次此。以聽遣調。右師從止。有五。日字。魯人怯戰。軍謀未定。久駐遷延。有之。五日後臨戰之期。豈猶在雲門乎。又按傳云。右師奔。齊人從之。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云後入。以為殿。則殿在入後。其入乃陣門。非國門。故須抽矢射敵。若殿歸入城。則與傳全不合。策馬可矣。抽矢何為。疑所記誤。細思傳本是讀者誤。後入二字。斷以為殿者。人矜之也。抽矢策馬下。則之反謙。而答之辭。如是論語傳。兩通。抽矢者。鞭在御手。取矢代鞭。示

欲速 此清之役也。然清齊地未及魯境，戰則在魯郊。傳師及齊師戰於郊，後傳云為郊戰，故是也。檀弓云戰於郎，孔疏云郊頭近邑。

質勝文章

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物相雜而成章，經緯交錯自然之理，所以得均。文質偏主，正患在不肯雜耳。雜豈淆亂之謂哉？野史皆指人言方對君子。田野官府體制不同，說野全鄙，兩史全浮薄，是一全無文，一全無質，非勝也。忠信不得訓，此處質字。忠信豈患其勝，恐近愚。忠愚信，忠信又焉得有愚。

先難而後獲



德成業立。仁者分內。獲字宜看好。仁者用心所當為。其效自至。難獲先後。旁人者得。非存心如此。大易處處言利。中庸九經亦言效。功利未便是私。誤認董子之言。諱言獲則非矣。

齊一變章

齊政以人更。魯政以人息。變齊須改制。變魯但行法。此其異也。以習俗人心言。禮教信義互有失得。未見魯之必勝於齊。責成之歎。動之必須一變。是難辭。但須一變。是易辭。

如有博施章

子貢非重博濟。輕仁。蓋以仁道大。必民衆盡被。或得謂

之。夫子亦不是仁外。另推聖。謂若講博濟。何但仁之謂。必仁之極。而為聖。猶慮未盡。仍是說仁。不說聖。看下直接。夫仁者。語意了然。仁從博濟求。愈遠而難。亦於人已。觀其通而已。立達。即施濟之事。博衆亦即人之推量。未能遽盡。道宜知所從。是固有方也。方即矩。欲立二句。好惡之公。近譬絜矩之道。天下平。則博濟之功。庶以成矣。

述而不作章

重述字。不作輕信。尤重於好觀。注自明。次句乃首句注脚。非推原也。作莫備於古。可信可好。何煩更作。已信好。欲天下後世共信好。焉得不述。就作者之意。推明之述。

也。恐留後人之疑，刪定之，使作者之意益明，亦述也。老彭其前事也。

默而識之

古旂幟之幟，銘志之志，皆即識字。說文：識，常也。謂旂常。後人多失其解，幟字後添志，則假借用之耳。衆中標識，使耳目不亂，器上有識，俾暗記不忘，皆在明顯處。默識，則心專所向，如常在前，更不待明顯為然矣。心中所默知，向猶傳云，衷之旗也。兼此義始脩。

子之燕居章

說文：申，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書：厥草惟夭，則春象也。至人與天地合德，燕居時具有春華秋實之象，所謂氣。

徭四時者已於此徵其概。燕居只是家食時，休息緇  
惟之林，出遊舞雩川上，皆休閒時事。燕居聖道之窮中，  
申天天無不豫之色，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遯世不見  
是而無悶，於是乎信矣。

三月不知肉味

只是心契聖德，遐想至治，從容容中，追慕不已，常如洋  
洋在耳，味為之忘。因史記增學之，遂說到聲律度數去。  
夫子有舜之遇，豈不能為詔，且在齊安所得太常之器，  
而日習之耶。

飯蔬食章

多淺看義，深看道，又不好明添，遂使人日尋孔顏樂處。

毫無著落不知樂義二字明見孟子仁義並根於心如其義雖貧自得非其義富貴何為何嘗道理便淺聖人之樂與貧富無關固是第如此何必作疏水及富貴等語聖人即身示人正要人於境遇中識得義字說理過深轉落魔障如浮雲但作薄字看不論易過不易過

夫子為衛君平

就左傳史記觀之當日齊為衛君者也晉不為衛君者也其在內惟孔悝之母不為衛君

執禮

常所執持者疑古時有此名目如儀禮曲禮之類若一

切朝廷大典制儒者固當心究視日用常行可緩教先所急耳或引記執禮者詔之周官凡射事執其禮事則非此章之義

怪力亂神

怪但指木石禽魚類非是反常為怪抱柱明信臨喪而歌同人道於馬牛皆怪也力是羿皋及南宮長萬之類若戰陣之勇未嘗不貴治亂倚伏正士大夫所究心亂謂如君臣之獄父子之爭及禽獸行大背倫紀者神是降莘實沉臺駘為崇之類若造化之迹幽明之故不輕語非不語

約而為泰

書言泰不同，有指侈放言，有以寬大言。泰字先看壞彼約者，假之何為？本局促故作寬大，與上二項同為習偽。去泰保泰，皆是亂說。

互鄉

鄉之命名，必有所自。互之云者，其地交錯繁會，五方雜處，為市井囂塵之地。如後人所云互市，鄭說言語自專，不達時宜，以明難與言，則可。未能解互鄉，相傳今沛縣合鄉城，即古互鄉，合之義正。如互。

孔子退二句

進退解多未明，此非司敗來見孔子，乃孔子往見司敗。巫馬期陳人意，子介之見，或令與謁，進見時期侯於外。

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况言之不合，既出，期將隨行。司敗欲有言，特揖之入，期進而子登車矣。說司敗來見子，則升堂行禮與坐，子退入何處，置司敗何地，期固在聖門，又須司敗揖進，手論無一是矣。

君取於吳三句

為字去聲，為同姓，連下五字讀。若屬上句，則為司敗語。為字平聲，失注諱字意。

以能問於節

能不能就別人看，已不知餘亦然。上四句是無伐善，無施勞，下一句便見不遷怒，不貳過，不校，則怒盡釋矣。有遷過方自歸，豈至貳。



成於樂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聲律身度。須處處見此意。若八音十二律。干戚之屬。儒生輕易不與。必待此而成。耶。明其理而已。行中采齊趨中肆。夏此類。皆天子之事。

民可使由章

人同此性。豈有可使不可使之分。教思無窮。亦必不存。可使不可使之見。而由則可知。則不可。質不能遽化。德不能復新。非不使而不可。自若此見。化成之難。而終欲使知此心。不能自己耳。不可使為斯民。嘆又為斯民。憐聽之不忍。迫之不能。終盡吾使之之心。竭吾使之之力。以徐侯之。即堯舜猶病。王者必世而後仁之理。如云。

不强其所不可，或更涉權術，似民不可令知，總非聖人  
心事。

天下有道則見二句

承上危邦二句來，不入不居，容有邦可居，可入天下無  
道則到處危亂，無邦可擇，只有隱耳。有道句帶言與通  
論出處不同。下節明其素志，邦有道以貧賤為恥，豈  
天下有道而不見邦無道以富貴為恥，豈天下無道而  
不隱非又從天下轉到邦。

學如不及章

人所以孜孜求及者，恐失之也。亦惟恐失，不勝求及，及  
則不失矣。如不及者，其心之迫於前，非真不及也。非真

不及可無恐失猶恐失者萬不敢以及自信也聖人為  
學者加倍形容如字猶字串講合講神理始出

大哉堯之章

巍巍貼天不貼堯蕩蕩貼堯不貼民巍巍注皆言其廣  
遠無能名亦是莫名其廣遠說到深微轉隔壁民字包  
一切蕩蕩無名猶天何言哉巍巍成功二句時行而  
物生也

禹吾無間然矣

不說禹無間然說禹吾無間然以注非議字為間正解  
堯舜人無非議至禹便妄言德衰子謂如禹自吾觀之  
不見有可非議處隨舉下文明之以此為專論禹德者

似未得聖意。注辨隙字推原為所以無間意一串而解間既為間隙又為非間義却兩歧後人生出謹小慎微議論下文每句上一截可言下一截包括朝廟上下則非微小矣。

大哉孔子二句

孔子之大非其所知只就本文說博學亦與他處不同謂名由學來學一事成一各博者甚少獨孔子無所不學此可名彼又可名無學一定亦無名一成此之謂博此之謂大二句只一意與下節聞人譽已語一直無惜意。

子聞之節

固是自承以謙觀謂門弟子向則有不欲學者務博之意猶君子不多之為子貢曉也。

子絕四節

自然絕自然毋方是聖人必與固頗難分晰大約必專進取固堅不為一適一莫

固天縱之節

聖無不通本末一貫子貢却看作兩截又字另從聖轉出其意仍不欲抹却多能蓋猶未到一貫地位不然則直云聖豈事多能一語了然下節夫子不更道君子不多矣多能在聖人自亦天縱然不便子貢口中說得夫子謙受且與鄙事不合。

夫子循循節

博一步濶一步約一層密一層其中具有次第善誘不  
但循博約之序 泥高堅前後求道則拘由未博仰鑽  
瞻忽之不定則岐由不約博學夫子所以誘文禮則其  
事於我至要者云文所以博禮所以約不是語氣 禮  
字說向外仍是文

語之而不惰章

就當下說終日欣聽無倦心解而欲行也

法語之言章

法語異言者誰即末句之吾也聖人要人改過向善法  
異兼用多少期望多少揣量而改繹者少卒窮於術無

可施是以嘆耳作君友進言大概語末句便無着

知者不憂三句

知仁勇各自為說則各自為學無所為序先如知者再如仁者勇者則序顯然君子道者三言道中庸三者言入德均與此不同三者舉為學榜樣不是為本人論通說始見學之序

賓退節

夫子攝上擗並於君召時受命故入廟相禮并送賓皆子事此復命之根君使上擗送賓門外躬送於大門內俟賓去上擗復始退此君之敬為紆之之根紆君敬非但愛君不使過勞禮必有終賓不顧為賓之禮俟不

顛而退為君之禮據禮文以復見賓主於禮兩盡為夫子為擯之禮

紅紫不以句

說文紅帛赤色也以赤加白為紅廣雅緹謂之紅爾雅所云一染即今之淺絳禮書丙辛合而成紅紅者赤白之雜丁壬合而成紫紫者赤黑之雜

食不厭精

孔子曰五變入白米出甲謂磴之為糲米也舂之則粃米也哺之則鑿米也菑之則穀米也又導擇之錫唾之則為晶光雖出緯書可當食精一則義疏

膾不厭細



注麤則能害人不必泥軒裁皆大可食况膾為生食有  
葱薤醱醢以制之則害氣已除麤亦何害惟膾之義取  
會不細則雖轟而切之不能會聚而疏散失其為膾不  
食猶舐舐不舐之意耳

肉雖多

內則羹食自諸侯而下至於燕人無等即饗食之禮若  
家食當無多肉鄉飲酒禮有無筭爵鄭注賓主燕禮爵  
行無數醉而出也亦非謂量之洪李安溪所謂體而  
折俎謂之大烹麇以實豆至於百亦指饗食言

食不語

禮小飯而亟之注脩見問食時或有問不容不答然寧

速於食不遽答此亦不語之證

鄉人難

尊王制安神靈盡人知之疫當外逐讎入懼而內奔故  
敬立而禦之阼階用東方生氣勝之

問人於他邦節

主人送之門再拜使者逡巡却避不答拜其至他邦他  
邦人拜迎拜受書承其命之辱歸亦拜送及使者復命  
主人亦拜受送出門外慰勞之亦拜使者均不再拜為  
人使不當其禮

式負版者

固是重民數然經書中言式非敬老則尊賢版者名數

有年之老則父兄也。有人之賢則師友也。推說於式字較有根據。者字不得遺却。受於司寇而獻之。君人微而臘重。遣拜送至拜受。重其事。并重其人。或說即夫子爲魯司寇時事。

有盛饌節

坊記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不親饋則不拜而食。然此但變色而作。不云拜則仍敬主人。盛饌非敬主人之親饋。集注不從孔氏。固有見。

山梁雌雉節

時即知幾。其神應舉而舉。應集而集。云天機自然。不知

所以然說入神化反失審機之理。子路因子之嘆欲  
驗鳥之知時故色加之以觀其舉與否而鳥已見機而  
作凡鳥欲食常引吭三嗅此特寫其作之之狀耳。

先進章

文治至周而極。夫子所心慕憲章文武表其文也。文不  
在茲承其文也。文者經曲等殺律度之自然。非外飾之  
具質存其中。中為之則所以稱盛。必補出兼質得中已  
將文質劃看。先於文有不足意。此後世文質之論。日以  
紛起也。先進極文。謂之野人。病其拘謹耳。後進並非文  
謂之。若子習為浮華耳。夫子從先進即從周。豈一從其  
文。一從其文質得中哉。

從我於陳蔡者節

是陳蔡之地。非陳蔡之國。是時蔡遷久矣。陳蔡去魯遠。孔子五十七歲適陳。五十九去適衛。六十復至陳。六十二自陳遷蔡。六十四往返於蔡葉。始由衛還魯。為時又最久。顏從者日夕相親。忘其在客。中間絕糧。特在陳一時一事耳。大文無絕糧。及當厄字。追憶不專與難。往來陳蔡。非不見楚之令尹葉公。而不得君相之知道。路所過。沮溺之流。又皆異志。所與同心如父子者。止從我諸人。得不追憶。

冉伯牛

伯牛事不多見。尸子數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

言語宰我子貢

言語當如孟子以辭命言。應對諸侯。古人所重。非尋常出語也。

孝哉閔子騫

此句不妨即作夫子語。子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子言。惟季次未嘗仕於家。季次公皙哀之字也。師於弟不稱字。何必然。

閔子侍側章

二節皆記者言。及門如此英才。子不勝樂。遭際不齊。諸人中由獨遇難。未免神傷。子樂及門。俱樂。子傷及門亦傷。蓋師弟同此情耳。若由也。不得死。或子嘗以戒由。不

料其言之應。因此歸咎行行。則子亦何取而樂。

師也辟

荀子第能其冠神纒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言此等子張亦惡之。

回也其庶章

此章參差羅紋格。賜不受命二句。對屢空。億則屢中。對其庶。回自近道。賜推測而知。時亦合道。屢中在理說。不講到料事。不然。全涉賤之微貴。貴之微賤。端木氏一貨殖傳人物矣。

子路問聞章

善事盛舉。人人當為。而無人責以必為。須請命父兄。以

定行止第事事待稟又恐所當為以無人責錯過追悔不及故告之不同若義理無必當請命而行于路非不稟父兄一時仁心義氣激發惟恐或後便不暇退思即所行是父兄不責倫已有專擅之失

有社稷焉

有社稷即有鎮撫匡扶之責賈為季氏宗邑內寧外禦所謂社稷賴之但以治人事神對舉義容未盡

攝乎大國之間

千乘已是大國又有視此加富強者且不一國介乎其間每有舉動遣使來問遺書相責士氣為奪民情為搖一攝字已藏有勇知方對面



加之以師旅

不時有師旅之役。或禦敵。或討叛。或會伐。或救援。皆是。竟說成敵師環攻。圍城坐困。眼前應禦不暇。安能俟為之三年。加之因之。與攝乎一側。皆極言其勢之難為。加非大國。兵加之。加年歲。游飢困。亦不定。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也。

且知方也

方其義也。知方。即知義。

如其禮樂二句

足民後自有教。然此處君子已隱注。公西氏故下承問。即以非曰能之辭。願學者學為君子。學為禮樂也。禮樂

在主治者說不在民說足民為經野事禮樂是廟廷事  
下節無一語涉百姓節性防淫非此處所言禮樂成人  
章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為切證上可使足民不  
云可使民足與可使為宰一例

鼓瑟希

少儀侍坐弗使不執琴瑟檀弓於弟子每言予之琴點  
之鼓瑟子當先有命

冠者二句

何以言童冠意從點學如子夏之門人小子

安見方六七十三句

語氣但對子乘說約在子男間為邦一耳先王封建

尚有三十里二十里之小國由分國之外有奇零地况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居然成國或慶有加或罰有削故伯而減子男而增不必定符原數然舉證已非要義若春秋時併吞削弱盛衰無常焉得據以為說

子張問明章

只講譖愬易惑能不為惑畢竟譖誰愬誰不行俱無著落不知蓋為任人者言親敬之人知之有素任其如何用譖指他之短如何用愬激我之怒而所親所敬信其必無禮待如故此之謂不行問明未問遠遠即明之極因張務遠教以不蔽於近反以次段作主矣必不得已二節

出甲有定數。軍賦有常供。此國之大信。就見民見。念誓死以守。不更集丁衆。蒐軍實。重累於下。則民心固。必無坐視其上危亡者。不得已所處。確當如是。何必全看輕死字。

片言

玩注人信服之。及外注見信於人。忠信明決。不平明決。折獄之才。忠信折獄之本。下節引證子路平日忠信。非證明決。

居之無倦二句

不但行無倦。居已然。不但居以忠。行亦然。居之即行之。事行之即居之心。

君子成人句

君子有成人之力。存成人之心。人人望君子成。然惟人之美始成。須對下句看。人之美亦惟君子看得必成之始。美若已是美。又待成耶。

夫達也者節

達者行之宜也。行而宜之之謂義。義為一節要字。好字尤重。下二句完足上句。質直不是誠。誠則已包義在內。更無不好義。質直便有過之理。質直對下色字。義對仁。好對取。察言二句對居之不疑。兩節相為反正。在家只是家食。猶問行章言州里。指家庭則有卑幼。慮下句難通。

色取二句

居之不疑。統在色取內。故掩其行違。一時看不出。假仁所以致聞。行違究無在。而可安得言違。兩節仁義錯舉。理則一。

樊遲從遊句

以觀物化。暢天機。藏脩游息。古人無之。非學云。游不忘學。看游淺。與學已成。兩事。遲之問。蓋是平日蓄之已深。或從游時有所感觸。下文云云。要與舞雩絕不相關。特為遲紀問之時與地耳。

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

時講謂此時已忘其為問仁。不知子夏疑知之妨仁。正

刻刻不忘問仁。特子合仁知言之子。夏認專言知。遂單  
述問知耳。

赦小過二句

小過可賞。為告於大夫。而請之君。賢才小者。引以自助。  
大者薦之朝。私家之宰。無專赦之理。又豈有拔擢權耶。  
言之必可二句。

解作一直而下。似言即名字。無所苟。再醒二必字。細玩  
全章。君子於其言。與君子於其所不知。遙對。見正名非  
迂。如由之野。不免於苟。

襁負其子

說文。襁。負兒衣。張華博物志。襁。織纒為之。廣八寸。長丈

二以約小兒於背非繩索之謂

魯衛之政節

魯政勝齊衛政近魯其先與周公本兄弟方策具存同於不得人舉孔子五十六歲適衛五十七始去適宋陳五十九復適衛六十歲去適陳六十四自楚反衛凡在衛四年始歸魯其用衛之心固不下於魯寄心擊磬夫豈徒哉謂慨其衰亂如兄弟然語近淺薄豈出聖人下章美公子荆國有人焉庶矣之嘆勢復可乘周公康叔之治不難於復此再下章又有苟有用我之思也

庶矣哉

周禮土國用人節注平地多人疏謂若衛國之類衛固



平土亦由靈公未叛晉之先無大兵革得以生聚然果  
為士為農各歸其業雖庶不見其庶民不改聚固有勢  
可乘而閒民無執事之多幾有人滿之患夫子之嘆不  
是專美其盛也

既富矣節

保民義甚正大云教以保富則視富重教之分量轉隘  
矣。慮未易教故先富之未富有教富豈不加使民有  
恆產有恆心聖人容保無疆之意也

何晏也

說文晏天清也。小爾雅晏陽也。如淳漢書注晏晏而溫  
淮南子繆稱暉日知晏陰諧知雨亦謂晏為陽古人朝

在質明其退亦早所謂大夫風退也晏猶俗言日頭老  
高故訝其遲作向夕昏黑解失之矣

葉公問政章

葉在今河南南陽府如字不讀薛左傳成十五年許畏  
鄭楚遷許於葉其患未已轉遷於夷葉仍入楚昭十二  
年楚平王復封陳蔡許許仍居葉王子勝曰葉在楚方  
城之蔽也土不可易乃遷許於析葉復入楚以封葉公  
襄十八年晉伐許次於棫林又伐許次於函氏此許  
即葉也皆在邑北境近悅遠來雖大概言以楚時勢  
論之則近莫如陳蔡許遠為鄭楚不得鄭不能爭伯於  
中國葉地在方城外為楚邊邑以子高重望居之欲衛

近而招遠也子之荅固非漫然

吾黨有直躬者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將誅請代  
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  
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一父  
而載取名焉蓋即此事而衍之

硜硜然句

謹飭之至寧似硜硜小人不故學大人之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恐畫虎不成也就其人心口說作斷語下文接  
不去

東里

鄭有南里東里中分里襄二十八年楚伐鄭入南里哀  
二十七年知伯伐鄭入尚里門於桔枳之門襄九年楚  
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里杜注鄭城中里名東里  
不見於傳列子有圃澤多賢東里多才語

彼哉彼哉

其人無大可議亦無實在勝人處且蓋棺論定生存安  
料其後故沉吟反覆於其人者未可遽定者彼哉四字  
神理如此聖人口中說不得外之子西死夫子後

子路問成人章

若字直貫下如此之質加如此之功為舉示之辭即下  
節然字也作效法解如武仲之知其又足效耶成人

道自當然在今未可概責非謂可不然也不必添古之  
成人來較理不分古今武仲等何嘗非今人

晉文公章

譎正之辨不專數大事見傳者仲父有天下才觀其書  
治內治外猶原本固官存太公遺法桓委任不疑以致  
伯文佐不及仲示禮示信苟取一時內外無所設施正  
譎皆在政治規模上見就二君心術素行言無勝負可  
分

豈若匹夫節

祇自完一身存亡不繫世之輕重就功能及人與否較  
不在義上辨

公叔文子之目

儀禮注，私人家已自謁除，疏云對公士得君所命者，此大夫自謁請於君，除其課徒以補任之，蓋若漢公府辟召矣，僕始由公叔自除也。

可以為文矣

古無兩字謚，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易名，君謂之貞惠文子，其後止稱文子，則仍一字謚，所云貞惠文蓋將於三字擇一，非均以為謚也。然其定謚文不過以修班制睦四鄰於文未稱於文子疑未盡，因時人有述其升僕一事，子特表出之，以為國家議論當得實，且從其重也。

洪不稱其章

為驥勉為稱驥者言俱可要識如何是德馬亦儘有調  
良不逞力者何分其為驥蓋不踴齧不踐踏仁也忠於  
其主生死可托義也不欺羣不爭棧豆禮也能知水道  
擇主而事知也見用即能立功見棄不悲伏櫪庶幾得  
良馬比君子之意 均是馬而稱驥即驥便是稱

仲叔圍三句

天下無無道之君用人各當其道者大文亦無靈公能  
用人字仲叔等非賢臣衛事不可謂治無道之人惑於  
內寵不顧外患一派昏衰之氣於國事委之臣下全昧  
經理賴天幸宗廟之靈三臣在職知君亡臣及盡心所

事又其才恰當賓客治不致如齊頃之笑客宗廟治不致如夔子之不祀軍旅治不致如鄭文惡高克之棄師所以國得保全筭是靈公能得人一節好處一涉贊美碍上文無道矣。

子貢方人

好以已去品第人之高下勿誤認已與人較。

公伯寮愬節

愬子路謂招致其師欲張公室不利於季氏惑志大有疑於子也。撼子路因以撼夫子議論尚寬。檀弓子服伯子注仲孫蔑之元孫。

衛靈公問陳章



俎豆云云非遜辭以對靈公以郭澤之盟受梭手之辱  
結連齊魯與晉為難子以衛累世從晉會盟事大所以  
保國晉雖失道衛非其敵廢俎豆而事軍旅祇取禍耳  
不對之對所以為衛謀者深矣如靈公不聽何哉

子路愠見

為子愠非為已愠

賜也汝以章

章內兩予字最要即身示人要其體認所學參乎章言  
道體此為學之方兩一字不同

無為而治章

上二句懸想贊嘆夫何為哉申無為恭已句如云治而

已矣恭已無為之本勿夾在口氣中

子張問行

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困問行此緣蠻陌州里  
字傳會子張少孔子四十六歲當阮陳蔡時才十餘歲  
耳

子張書諸紳

隨在有見與上節無分貼定佩服聖教便不混 書是  
丹黃玉藻士紳長三尺廣二寸

工欲善其二句

利古本作厲見梅福傳所引子語利是用力字非器利  
也仁賢資我之器事友為利其器

行夏之時

唐虞亦建寅。何獨夏自漢太和後無不建寅。豈為行夏時。蓋夏按時立政。著有時。做小正行者。依夏每月所行行之。此亦注意也。下法殷周亦舉二端。示例不專講輅冕。

躬自厚章

責人恐致怨。躬不厚於人。何涉此為專責人不責己者。言責人為善。亦君子用心。然自見先盡。則推己待人人亦諒之。不然則所令反其所好。無諸己而求諸人。有諸己而非諸人。為不恕之甚。怨之叢耳。責是人已俱應盡事。善責其成。惡責其改。無說始倫。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三如之何一樣人不自商度何從代商度與法語章辭同義別

君子義以為質章

義字先看好禮行非恐義過徑直而加以節文蓋禮緣義起有是義即當有是禮禮行而義益昭行與出不同行是明其理出是見諸事孫乃從容以權其宜稱云恐失之乖戾亦淺信不對虛偽言義而無禮孫安有尚虛偽之理只是事事實心實力更無一毫有欠耳

有一言章

行者身行之身即己人為身之對終身不離人已之接

以身行實以心行於施驗行於欲驗心子貢求之言即知於恕未得

吾之於人節

人即斯民誰即人之分吾亦在斯民中意却對三代於對行毀譽亦虛說證實碍如有二句

耕也二句

二句言君子於道理見得明并世事看得徹學也證謀道之人非正講謀道如謀食亦不但耕

君子憂道句

從上直下君子惟謀道憂未至貧豈所憂哉憂貧不用呆死

動之不以禮二句

注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則禮宜如齊之以禮之禮屬導民說又云不以禮為學問氣稟之小疵則仍就自己說并未善為小節之忽竊謂不好專主注前解

昔者先王三句

注分三層實只二層頭層禮重先王所命次層且字振起是字證實為其在邦域中故雖諸侯不臣附庸錫命所有與他附庸不同非社稷臣而何只是不可伐不當伐不必伐意非所重

今夫顛史

與今不取今字同此從上昔者轉出下對後世子孫

生而知之章

生知學知一聖一賢兩者字見成舉示重在困學一正一反語氣顯然以生知作頭學知困學兩次字類看非善體大文者 民斯為下是懵然無知不說到行界汚

齊景公有馬章

景公底須夷齊較夷齊兄弟不離景公利其兄莊公之死更不討賊聖心所不滿或亦有之

不學詩無以言

以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例看言是辭命如赤與賓客言之言若言之言似不必定學詩

孔子曰諾

諾是應聲下方為言四字連讀從旁人聽得與曾子曰  
唯一劍不入口氣說

吾其為東周乎

興道東方似無意豐鎬議論便窒碍蓋東周周公所營  
布治於四方者為東周法周公也即平日夢見之意

恭則不侮

不侮屬人說下數句一劍非恭者不侮人之謂

孺悲欲見二句

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而此記  
其欲見孔子辭以疾蓋先承命問禮孔子不敢不敬答



其人恃有君命不虛心受教兼有挾貴而問之意故其後自欲見而拒之不在於有介紹無介紹

將命者出三句

不言門言戶辭病則當居內其人俟命門外欲使知非病取瑟示無故不撤之意歌則更無不聞古人字字有意

近之則不孫二句

女子小人不能不養養之不外近遠而非不孫即怨所謂養之之難則所以使無不孫不怨者固有道矣非酌量於不近不遠間也

微子去之節

微子抱器歸周面縛銜璧其妾不足辨即存宗社遯荒野亦不謂然紂雖亡國君何忍即謂其亡代商者存殷祀與否未卜况紂有子在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豈必待已而存乃委封國之受於先王者而去則已之宗社先亡矣至吾家髦遜於荒乃指老成遜去設微子自逃荒野紂其聽之乎然則詔王子出廸亦出之國耳微子義不忍去紂以其諫之數又地之逼不容一日留之於朝微子不得不之國去豈其志哉箕子紂不聽去安得去至受囚奴之辱恐彰君過被髮為狂示應得者其佯狂當在為奴後不然非求免禍又不能感君佯狂何意比干亦非以死諫死由紂耳三人同此忠君之心一去一

奴一死皆非本願亦豈有擇未可以形迹之異論也。

四體不勤二句

無見人盡責以力田之理初遇亦何緣有括隱意以方不勤不分是慮遑問行路淺說自合

長沮桀溺耦而耕

北方耨車之法置斗藏種以牛駕之且行且搖種乃隨下南方無一邊犁一邊種耨為覆種似不當與耕為一時事蓋耕對耨言為犁統言田事一耕括之此耦耕即躬耕之謂實則西人當時皆是耨故下云耨而不耨也說文耨本从水作耨磨田器淮南子汜論訓耨耨法耨椽塊椎三輔謂之儻所以覆種孟子播種而覆之是

也。莊子深其耕而熟耨之。注：耨，耨也。大抵即耒耜之屬，而異其名。孟子以鐵耕乎。注：鐵耜屬。分言則耕與耨異。合言則耨即是耕。周禮疏：兩人耕謂之耦。說文：耒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匠人注：二耜為耦。至詩：十千維耦。鄭箋又云：耜廣五寸，三耜為耦。三當二之誤。然此以約容二人計筭，非相人耦之耦。

滔滔者二句

向解此句，多止言天下之亂，忘却問津。滔滔與是字皆無着。子路問津處，在今裕州葉縣間。農作之時，春雨過多，黃城山水東流而下，田水歸之，舊津已斷，恐改渡別處，故遣子路問。是知津矣，非不告以渡處，謂出遊已久。

豈不知此時津路情狀乎及問桀溺則言茫茫徧是大水往來阻絕津渡誰人改設無可去處且不特此今時勢概如是所謂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也顯諷夫子答問津意亦在其內

### 逸民章

七人中如柳下惠未嘗隱且夫子何獨謂虞仲夷逸為隱居蓋諸人皆有濟世之才其逸天逸之人逸之等於齊民故民之以下則各論其行事有可有不可概舉生平非即以為逸民實迹

### 謂柳下惠節

較夷齊似降辱言中倫行中慮則身志自在謂人生只

消如斯不必過峻厲故夷齊自夷齊惠連自惠連其斯而已矣非鄙薄語。

孟莊子之孝章

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穎達曰孟氏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命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布之餘即此一事見其能承先德用舊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禮記正義引崔靈思云諸侯三卿下有五大夫司空下立二人小司空小司寇魯臧氏世為司寇此或復舊制以孟氏世為司空者統之周制士師隸於司寇得使陽膚為之顧棟高言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

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疑陽與孟同族故虎逐而虜用